

## 名家

## 又见麦田

## ■ 凸凹

去探望母亲的路上,两边有麦田。

青亭亭的,微风一过,轻轻招摇,有幽香渺渺。

渺渺,是似有似无的感觉,隐约却实有。

别看现在青,再过周余,麦子就熟了,会是一片金黄。农谚云:草生四季,麦熟一晌。一进六月,麦子一会儿一样,如若遇热风,瞬间就熟。

望一眼麦田,心中一片温暖。

午间闲翻过期《小说选刊》,竟看到有卢英华的一篇短小说《麦垛》。题目的吸引,让我率然阅读。读过,觉得亲切,一如已出。

小说写了一对到城镇的工厂打工的男女的幽会故事,地点是工厂外一片残存的麦田。他们“躺在新麦草上听着野虫的鸣叫”,爱情很泛滥。男人觉得,新麦草闻起来很香,跟女人身上的味道一样。他们找到了被城市淹没的记忆,回到以往,能感到生命的存在,觉得自己的爱情很庄严。男子说:“要是你怀上了,我们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叫麦子吧。”

城市的高楼大厦,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,让他们仓惶,幸亏发现了这块麦子,才有了踏实的感觉。他们希望明天还有这块麦子,即便是挣得少,也富得流油。

可是,他们也知道,明年也就不会有这块麦子了,所以,他们蓬勃的爱情里有了一丝忧伤。作者当然是在“象征”,他是以城市的视角,为农文明唱挽歌,有动人的魅力。

它引起我的联想。

苏格兰的土地诗人彭斯有一首著名的诗篇叫《好姑娘躺在田埂上》。中心意象是“麦田有好埂,好埂上有好姑娘”。躺在田埂上的姑娘,身体舒展,心中盈满,呼唤质朴的男人走近。

在田埂上的人,没有物欲,只有本欲,一如土地希望种子,为了发芽、开花、结果的自然需要。

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写过一篇名叫《麦秸》的散文。其中说——

麦子一生都被太阳照射着,麦秆里贮满了太阳的热情,一束麦秆,便是一束阳光。阳光是抓不住的,但可以抓住麦秆,于是,劳动着便温馨着,劳动着便幸福着,在这里,便不是一句空话。

一个朋友来,倾诉其化不开的忧愁。我倾尽真诚,以情以理去抚慰他,却不见那一张阴郁的脸,有半点舒朗。我便无话可说,陪他沉默着;那

一团阴郁,便也一点点地啃啮着我。我开始烦。突然,我想到麦秸。便拉起他的手,朝原野跑去。在朋友懵懂间,找到了一片麦场。场上正有新麦的麦秸堆着。我说,就在麦秸上躺一会儿吧。

躺在麦秸上,朋友仍要唠叨,我说,什么也不说,什么也不想,只须静静地躺一躺。

就躺着,数天上的星星。

夜深了,看一眼身边的友人,见他大大地睁着眼睛,眸子里的星星也很亮。我说,回吧。

他说,再躺一会儿吧。

我暗暗地笑。麦秸里,一束束太阳的火苗,在幽幽地烧掠着他,心中的块垒,快被烧化了。

归来的路上,朋友说,躺在麦秸上,竟这般舒服,舒服得要死。

但他活了。

他原来生活在虚空中,现在他与地气交接,输进了一种沉实的东西,感到忧愁类似无事生非,是额外的闲情,一如奢侈。

事后,我想,麦秸是最质朴的,生活和感情的内核不也是最质朴的么?质朴是一种自持,质朴是一种本分,质朴可以安神。

这篇文字,把我自己都感动了,便把它投给

在《文艺报》编副刊的冯秋子,因为她是“散文”写作群体中的战友,心气一定会相通的。却被她退了,曰“空泛”“浅”。或许她出生于草原,离麦子远,不知其中消息。她拜马鞍,不拜麦子。

后来是同在燕赵大地出生的刘江滨在他主编的《燕赵都市报》副刊头条发表,还称其是“至美”之文,能见心路。刘江滨还说,甫说躺在麦秸上,就是看一眼翻滚的麦浪,我已是身心温暖,纯净无滓。

本来我有许多机会能进京城发展,为什么至今还在一个叫“良乡”的乡下小镇居停,系对麦子这样的质朴情感、土地性情的牵挂和留恋使然。

人和麦子一样,在适宜自己的土壤上,才欢快成长,适意生存。

而且有麦子的土地,正是诗意生成的地方。海子就是麦子的最深情的歌手,他说:

粮食

是图画中的妻子

反复抱过的妻子是枪

枪是沉睡爱情的村庄

## 心香

## 阳台

## ■ 赵畅

阳台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,“Maenianum”是竞技场中观众的阳台,也有说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“反围攻装置”,后才慢慢演变进日常。在中国宋朝,《营造法式》中提到的“平坐”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来当作阳台的建筑术语。在宋以前的汉魏六朝时期,它被称为“阁道”“飞陛”“磴道”。在中国徽州等地建筑中没有用于休息的廊椅,常有闺中女子凭栏眺望,这种廊椅被形象地称为“美人靠”——因而也有人称之为现代阳台的“中国版本”。

阳台是“接壤空间、过渡空间,是室内与室外、公共与私人之间类似门锁的存在”。阳台冠以一个“阳”字,顾名思义则定然与阳光有关,应是接受和享受阳光的平台。

每天伫立阳台凭栏观日落日出,足以让你心旷神怡。是啊,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,感受日出与云彩的呼吸,这是怎样的一份暖酥呀!日暮时分,慵懒地依着阳台,让天边的霞织满我的全身,缱绻在与黄昏融为一体、不分彼此的氛围里。

阳台其实也是一个朴实而平凡的居家生活的窗口,其奋进、勤劳、俭朴、和睦等都能从中窥见一斑。每当父亲在阳台上写作的时候,母亲在阳台上缝补衣裤的时候,妻子在阳台上晾晒衣物的时候,女儿在阳台上专心致志背诵唐诗宋词的时候,夏日的夜晚全家聚在阳台上一起纳凉赏月的时候,那定然是一幅幅优美的剪影。

而随着城市的发展,一个新名词——“城市阳台”始频频入耳。从居家阳台走向城市阳台,连接的不仅是点到点的距离,而是点到线到面的向度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们也是互相观照的视域、互为逻辑的界面。

城市阳台该是城市颜值和实力的浓缩,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与名片。从网上搜索,我发现许多城市诸如上海、杭州、深圳、武汉、珠海、洛阳等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阳台,且多选择建在城市相对中心的位置,以方便市民和游客观看;建在景观丰沛、生态优美之地,以丰富观赏视野;注重建筑设计的文化审美,以标注城市的地域特色;能容纳诸多文艺体育活动,以彰显其包容张力。

登上不同的阳台,也会因视野的不同而生发不同的感慨。我家里一对九十挂零的退休教师父母,有一天晚上我陪同他们登上城市阳台,他们都沉浸在了眼前这一“人间仙境”的画面里。父亲说:“好视野呀,城市的活力尽收眼底。”

如果说,人类从拥有居家阳台到建立城市阳台,是一个审美嬗递、情感扩张的过程的话,那么,它是不是也在帮助人们建立起一个精神阳台呢。

以《瓦尔登湖》一书闻名的美国人大卫·梭罗有一句名言:“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一起孤独地生活的地方。”也许,唯有让每一个城市都筑就明媚、坚韧而灵动的精神阳台,这个城市才有生机和活力,物质的阳台才不至于沦为一方硬邦邦、冷冰冰的台子。

## 长沙看钟老

## ■ 方韶毅

周末,去了趟长沙。好久没有去看钟叔河老先生了,特别他中风后,未能及时探望,总觉得自己不近人情。

钟老待我不薄,关照有加。就说最近的两次联系。一是去年8月,他电话我,一口湖南平江话,再加上中风后讲话不利索,我听得很费劲,在保姆小谢的“翻译”下,才明白他的意思,已收到我寄的最新一集《瓯风》,要送我新出版的散文集《暮色中的起飞》。再是今年初,我寄贺年卡给钟老。此时他已二次中风,不能言语,就让女婿给我电话表示感谢。老辈人礼数周到。所以,尽管我心里觉得不应去打搅钟老,还是决定冒失一回。

本来大风兄同往,二十多年前是他携我登上念楼。不料,他没有赶上高铁,最终我独自去了长沙。

一到病房,钟老已坐在床上等我一回了。

我看他精神很好,双目有神。钟老指了指面前的一张纸,已写好一行字:“方先生:谢谢您来看我,我已失语,只能恭听了,请多多赐教吧!”

我说:“钟老,虽然没常来看您,但您的动态一直关注。这些年您接受了很多次采访,那些报道都看到了。微信朋友圈,也不时有您的消息。您的女儿还开了一个公众号,时常推送关于您的故事。前几天,在《南方周末》上读到她写的文章。”

钟老写:“我这个女儿很幼稚,她写的也都很随意,请多见谅。我有4个女儿,这是第4个,小

时被我遗弃。我1979年平反出狱后才找回来的,所以没读什么书。”

我说:“这个故事我在您女儿的文章里读到过,她说她刚到您身边时,内心空虚寂寞,常常跑到出版社找您,不是哭就是闹,每次您都是放下手中的笔转过来,安慰她,她哭您也哭,说:‘我对你不起你。’我读了感到难过。”

钟老问我:《瓯风》还在办吗?我告诉他,《瓯风》办了十多年,出了二十五集,其间有热心人资助、有同道众筹。这四五年是一家书院提供出版经费,但合作已到期。我想再找找支持者,找不到就停一停,顺其自然。

我向钟老汇报,近年来除了在温州大学教书,还参与《温州大典》研究编纂工程。他写:“《温州大典》这部分事情最有意义,尤其是第四部分(档案史料编)我最感兴趣。”对于温州文献整理工作,钟老曾多次点赞。

就这样,我们谈到做书。钟老写:“如今做出版的人很多都没有文化,少数有文化有学问的人又多不讲究出版基本功,不讲究版式美观。其实出版、新闻都只是一门手艺,不是什么学问,当然有学问的人来做得更好一些,此即是一种工匠精神,做出版也可以有大匠也。”这个道理,我以前听他讲过。

这时,长沙的出版人向继东先生也来看望钟老。向先生说:“钟老,我读了您的《暮色中的起飞》,开头和末尾两篇增补得好,我被王怡德的故事感动了,这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。您有否兴趣再写点吗,可以让人编一编。”钟老摆摆手,好像触动了什么,眼里有泪,小谢抽了一张纸巾给他

擦去。我们在打哈哈中止住了话题。

回家后,我翻出《暮色中的起飞》末尾那篇《两首〈水调歌头〉》。王怡德是一位单身母亲,靠在私人诊所每月四五十元收入养母抚养。她的儿子与钟老大女儿小学同班,钟老因而与她认识,后来知她善诗文,往来渐多。

1969年暮春三月,王怡德作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,亲手送给钟老。“廿载江城客,落落有谁知。/冰弦一曲清泪,三月暮春时。/寂寞绿榆芳径,零乱黄花轻雨,好梦惹愁思。/咫尺天涯远,相见已嫌迟。//人恍恍,思渺渺,恨依依,倚栏竟日无语,立尽月华西。/不信此身长碌,天意从来难问,前路复奚疑。/留取心魂在,千里与君期。”钟老文中说:“这首词意思明白,我却无法回答,也不能回答。当时便这样告诉了她,也告诉朱纯了。”朱纯是钟老的妻子。后来钟老被捕入狱,王怡德找朱纯商量写申诉,又以表姐假身份给钟老寄钱。平反后,钟老获赔六千元工资。他带着二女儿到王家送上三千元,对王怡德说:“这不过表示我们的一点意思,并不是还账;欠你的情谊,是无法还,也还不了的。”王怡德与钟老同年,十多年前已逝世。

我们问钟老,最近有什么著作要出版?钟老写:“有一本《念楼题记》在王平处,不知他找好了出版社没有。此外不可能再写什么了,人不行了,真老了。”(《念楼题记》尤其是附录了我不少嵌名联、打油诗,我还是很敝帚自珍的。”向先生手上还有两种钟老的书,《钟叔河谈周作人》和《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》。他说:“都还要等一等。”

向先生又向钟老求证,钟老写给钱钟书杨绛

的书信有近百通,但去年出版的《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》未收入钟老一封信。他说:“某报编辑猜测,当时杨绛想送你们钱给您夫人治病,您后来把这个信息透露出去,以至于有些人找杨绛要钱,所以,杨绛对此有点看法。他认为,《钱钟书杨绛亲友书札》是杨绛生前编定的,可能因此未收入钟老的信。”钟老写:“朱纯被诊断为癌症以后,杨绛来信说:‘我有许多用不了的钱,可以帮助朱纯治病,拟先寄上三十万元……’朱纯和我马上去快信谢绝了,说:‘我俩都是离休干部,治病由公家出钱,请千万不要寄来’,原信如今真在。”向先生再问:“关于杨绛要送给您钱的事,您没有写过相关文章吧。”钟老肯定地摇了摇头。

《钟叔河友书札》已内部印了一版,一函三册,是当代学术史、出版史的重要文献。向先生和我均希望此书能公开发行,以惠学林。听说一家出版社已和钟老签了出版合同,令人期待。

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,钟老与我们笔谈,写了满满五页稿纸,并无多少倦意。遣词造句,依旧干干净净,可见上天便收去了他说话的功能,也不能阻止他思维的运转。钟老已九五高龄,意志力真非常人可比。小谢告诉我们,钟老一般上午做康复治疗,下午休息,看看电视。有客来,就在纸上问与答。向先生接话:“一个月要用上一刀纸吧。”

黄昏了,我们起身告辞。向先生说:“这次来看钟老,觉得比前几个月精神多了,我争取一个月来一次,陪钟老聊天。”钟老示意再拿纸笔,写下:“一个月来一次,估计也来不了几次了,但生死亦大矣,无所谓了。”我们使劲和钟老握了握手。

活着陈家铺村民。他们在绵延起伏的山崖、山坡上,见缝插针,用泥土、木板、青砖、石头这些寻常的建筑材料,智慧地利用地形地貌和岩石结构,让上百幢民居贴着崖壁倔强地生长着,一级级、一层层向上拔高,有如阶梯,蔚为壮观,据说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。

山民们就在这局促、逼仄的环境中,书写下了640多年的村史。陈家铺山民是幸运的,鉴于村落的科学布局,自建村以来,虽然耸立于陡峭的崖壁之上,但从未发生过泥石流、山体塌方、水灾,人和自然和谐地相处。他们比平原里的人们,能更多地接受云雾的滋润抚摸,欣赏星河的光泽闪烁,观摩雪景的晶莹飘洒……

2014年,陈家铺村被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,后又适逢县里开展“拯救老屋行动”,这是一个振兴乡村的良好契机。

1996年创立于南京的先锋书店,是国内知名的民营学术书店。它慧眼识珠,捷足先登,一眼相中了耸立于悬崖边上的老旧村文化礼堂,真有那么一股“危楼高百尺,手可摘星辰”的气势,并着手对这座已有5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进行改造。它保留了木结构大空间的高大轩昂,增加高窗的通透开放,新建休憩和观景平台温馨融洽,还有空中阁楼可以静坐冥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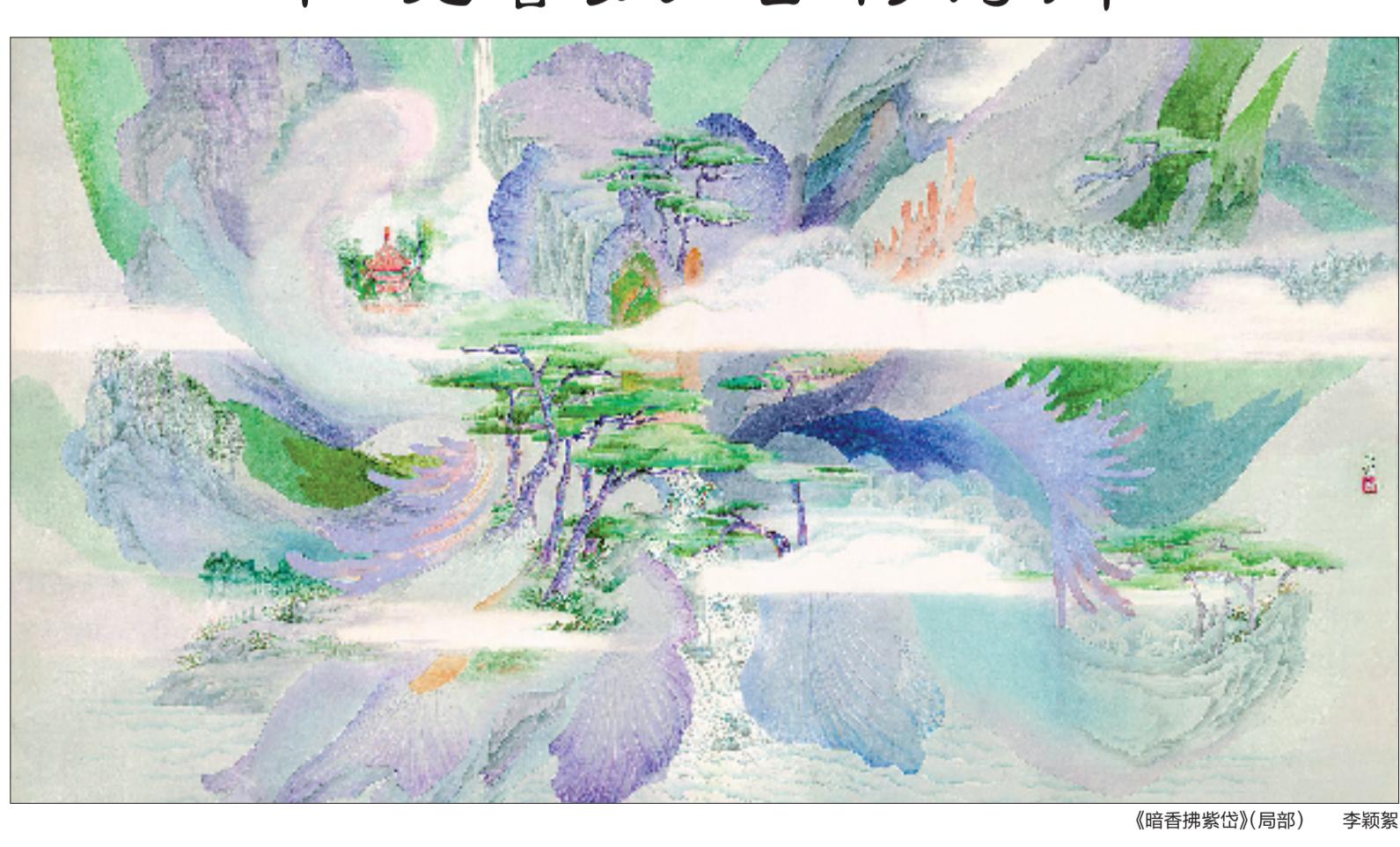
2018年6月陈家铺平民书局开业了,它是南京先锋书店的第三家乡村书局。这座高耸于悬崖边上的,被山峦、绿树、梯田、古民居包围的书店,当年被评为“中国最美书店”,很快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打卡热点。

“这个改变了人、自然与建筑之间的关系”的书店,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文化名片。更多的空间被开发了出来。咖啡馆,藏于山野,独享云海,视觉悦目,味觉怡舌。“中国摄影艺术共享空间”内,在柔和的灯光下,“美好四都”摄影作品展的众多光影,折射出色彩缤纷的美丽瞬间。“古德拉克悬崖艺术节”,汇聚着全国各地的歌手学者,以民谣为主线,音乐、诗歌、戏剧在崖壁上交响……

在古村落四周的山上,还有沉甸饱满的高山水稻,药香幽幽的中药材,绿油水灵的高山蔬菜,呦呦鹿鸣的梅花鹿四大基地。

入夜,陈家铺村灯火辉煌,远观犹如一片灯市,与天宇上的星河相互辉映。这是灿烂的时代之光普照在高山古村落,这是甜美的幸福之光流淌在静寂崖壁上,这是绚丽的艺术之光飞舞在渺茫空间里。

## 秘境春歌 古村诗行



《暗香拂紫岱》(局部) 李颖絮

油画里激情似白云飞翔,开屏一座画家写生创作基地,挽留住这即将消逝的乡村美景。他开始驻扎在沿坑岭头,一驻扎竟是五年之久。

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这百余幅厚实鲜活的油画,俨然一座五彩的艺术长廊,他先后五次在不同的美术馆举办专题个展,人们被沿坑岭头的美景佳境所陶醉,很快波及到全省、全国美术界,许多油画大家纷至沓来写生创作,首肯盛赞画家村。

到目前为止,已有百余位知名画家驻留创作,已接待写生学生及游客超10万人次,直接创收超千万元。早先养在深闺人不识的野生金枣柿,如今成为网上抢手的名为“善果”的果珍名品。

小山村复活了,现在成了国内知名的画家村,村里行走着全国各地南北口音的画家和艺术生。

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李跃亮教授,虽然告别了农村工作指导员的生活,但他仍牵挂着沿坑岭头的父老乡亲们,时常返村张罗艺术乡建的事宜。一个不忘初心的画家与一个诗画仙境的小山村,其情缘还在绵延不绝的乡愁之河里,依依不舍地流淌着……

“崖居山庄”“云上人家”,这是世间人们对陈家铺村的评价和形容。

海拔800多米的山腰上,三面环山,一面深峡,在宽度150多米,高差200多米的地域里,生